眉叟記言 六

東序記言二三

共二十

德山碑

先生姓曹氏諱植字楗仲甫其先昌寧縣人高麗刑部員外郎瑞之後而中郎將殷之四世孫也曾大父國子生員安習大父永不見父承文院判校彦亨母淑人李氏皇明弘治十四年六月壬寅先生生於嘉樹縣少豪氣絶倫學文章好讀左柳氏自負其奇才二十六見魯齋心法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調然自失喟然嘆息而言曰古人爲己之學蓋如

此刻意奮厲勇往直前旣博於百氏反而尋約剛毅方嚴目無淫視耳無側聽莊敬不惰自成一家之學以太一爲宗以和恒直方爲符以克治爲先以冲漠爲本不喜論難荅述以爲徒言無益於躬行尚志潔身不苟從不苟默不自輕以求所卓然有立言學必先自得而貴高明常言曰譬如登高萬品皆低然後惟吾所行自無不利以行己大方出處大節爲重作神明舍銘有曰九竅之邪三要始發動微勇克進敎廝殺又書之曰沉舡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

必死無還心如此厮殺可言於吾心須有許焉之功教人必隨人資稟而激勵之不開卷講論曰今之學者高談性理無實行於其心如遊通都大市見珍寶奇玩空談高價不如沽得一尾魚聖人之旨前儒既盡言之學者不患不知患不行其得力之淺深在我之識不識如何耳吾於學者喚覺昏睡而已開眼能見天地日月談經說書不如反求而自得之觀書亦不曾章解句繹領略其宗旨而已　中宗明宗連以遺逸召不起　明宗特拜丹城縣監又不起上疏曰

國事已非邦本已亡天意已去人心已離 慈
殿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先王之一孤嗣天灾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
當之也何以收之也 殿下所從事者何事也
好學問乎好聲色乎好弓馬乎好君子乎好小
人乎所好在是而存亡繫焉疏入不報明年
上大召儒學成運李恒林薰金範韓脩南彦經
等先生亦在召中乃就徵拜尚瑞院判官 上
引見思政殿 上問昭烈三顧草廬事先生對
曰必得人然後可以有爲也然亮事昭烈數十

年卒不能興復漢室臣不敢知者也即還山丁卯 宣祖即位嚮用儒雅禮召甚至而先生終不起上疏言君德政弊由臣索居深山俯察仰觀唏嘘掩抑繼之以淚者數矣臣於 殿下無一君臣之分何所感於君恩而咨嗟涕淚自不能已也食土之毛為累世舊民可無一言於宣召之下乎己巳特拜宗親府典籤不就辛未令本道賜之粟以賙之先生上疏謝曰進君義後年監司以疾聞 上遣中貴人問之先生已沒二月八日年七十二先生嘗作佩劒銘曰內明

者敬外斷者義窓壁又大書敬義曰吾家此二
字如天地之有日月疾病呼鄭仁弘金宇顒語
敬義亹亹曰用工旣熟無一物在胸中吾未到
此境戒內外安靜旋席東首而歿時有南師古
者善觀象曰少微無光處士之烖先生沒 上
祭之曰天不憖遺大老小子疇依追爵大司諫
其四月葬德山光海時加贈領議政謚文貞先
生別自號曰南冥嘉樹有鷄伏堂涵養如鷄抱
卵之義也其溪上亭曰雷龍亭尸居龍見淵默
雷聲之義也晉州德山有山天齋易大畜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者也墳墓在山天齋後德
溪守愚寒岡東岡數賢者皆師事之德溪曰刻
意堅節守愚曰剛大超遠之才東岡曰烈日秋
霜之氣寒岡曰有泰山壁立之像退陶李先生
曰健仲合於君子出處之義云銘曰
高潔自守隱居行義不辱其身不降其志不屈
道而循時高尚其事

文穆公壙銘

先生諱逑字道可姓鄭氏鄭氏系出淸州高麗
上將軍顗實爲始祖上將軍後有監察御史僎

僉議贊成瑎請河君憒左諫議大夫誧清原君
樞政堂文學摠上護軍孝忠司憲執義沃卿顯
者九世號為大族執義生鐵山郡守澈曾郡守
生司憲監察應祥監察生 贈吏曹判書思中
於先生為皇考妣星州李氏 贈貞夫人夫人
父諱煥隱德不出 明肅皇帝嘉靖二十二年
癸卯先生生於星州之沙月里生七八歲受大
學論語通大義十三受易乾坤於吳德溪先生
推類而通長者師之弱冠見甸山李先生講心
經得聞為學之方遂棄舉子業專心經學三年

見曹南冥先生曹先生許以君子大節隆慶二年先生二十六先夫人歿時喪禮廢壞先生持喪之節一從儀禮先生生九年先府君歿矣合葬於蒼坪萬曆元年我 昭敬王命薦士金宇顒白 上曰有鄭逑者遊李滉曹植之門明於經術可以布衣召問治道也選曹請叙六品大臣不可初授禮賓叅奉不就撰家禮集覽補註三年拜 健元陵叅奉不就六年陞授司圃宗簿主簿義興三嘉縣監七年爲知禮縣監皆不就撰婚儀八年拜昌寧縣監 上引見問李滉

曹植學問何如先生對曰滉踐履篤實工夫純
熟植超然自得特立獨行 上仍問大學工夫
對曰先儒言天德王道其要在謹獨帝王之學
亦無一不在謹獨 上曰治邑當何先對曰古
人云若保赤子臣不敏請事斯語 上稱善一
年以治理聞特賜表裡以奬之及謝歸邑人立
生祠追思不已九年拜司憲持平宗親府典簿
儀賓都事社稷令謝歸明年撰冠儀十年拜軍
資判官不就十一年拜江原忠清都事工刑户
曹正郎皆不就與諸生為朔月講會之禊依藍

因約條勉戒以服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勿汲汲於富貴勿戚戚於貧賤六者十二年特拜同福縣監 上問治道勉諭遣之一年
上命校正經書解先生被召復爲工曹正郎上疏乞歸承政院啓留之卒謝歸連爲軍資僉正古阜郡守明年爲慶尚都事皆不就特拜咸安郡守問舊俗修廢政表忠臣孝子立廷掄子廟封多勿墓三年謝病歸有去思碑十九年拜通川郡守明年倭連陷三京國大亂 上西狩
上兄河陵君避亂山谷中爲叛民所迫死而不

知處先生因問因得罪入既歿殯以事聞 上
曰無以報德特加通政上疏辭謝陞拜江陵大
都護府使當師旅之際庶事抓蕩為之修器械
廣屯田賑飢乏民乃蘇二十二年入為同副承
旨累轉至右承旨嘗在經筵 上問易程傳本
義何先先生對曰易之道明乎消長之理不失
時中而已徒占候末也程傳為先二十三年移
判決事二十四年拜江原道觀察使入界謁齊
陵令列邑遍祭國殤埋胔原州封高麗隱者元
天錫墓塋鴒原城置元冲甲祀壇復入為右承

旨尋改刑曹叅議二十五年出爲成川都護府使時倭連陷兩湖諸王子在成川 上戒之曰愼之毋見過於賢府使云明年特加嘉善上疏辭不許受命立高麗忠臣鄭顗崔椿命二人祠編次古今忠謨二十八年拜副摠管上疏論山陵事時有 懿仁王后之喪將葬有妖言鼓上疏言之尋拜刑曹叅判辛丑爲寧越郡守方校正經書解特留之三十年爲忠州牧使又以校正事被召明年撰五先生禮說心經䟽釋絕鄭仁弘又明年拜工曹叅判不就作武屹藏書編

次洙泗言仁丙午撰治亂提要連有洪海光三州之命皆不就三十五年又有安東之命時先生已六十五引憲令上疏乞免不許一年謝歸明年光海即位以副揔管特拜大司憲兼世子輔養官教曰以先王禮遇特擢用云上疏力辭不許又上疏乞歸仍言臨海君貸死事累百言其疏有曰臣竊觀獄情連累多濫其逮繫者亦多宗戚之臣或有含寃就死則彼雖親疎有間實則 祖宗血氣之一脉豈不深可哀也殿下同氣之中與之同胎只有臨海臣知殿下至情

尤有不忍焉者癸酉恩義公聽達聰獄不必盡
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嚴法不必盡施寧有
不經之失臨海亦蒙不死之貸舉國臣民咸以
為聖上友愛如此至仁如此處難如此好生之
德出尋常如此人心翕然四方咸悅光海不聽
連上疏自劾又三辭乃許即出國門政院請召
還又下諭召之不就拜刑曹參判命會葬穆
陵又以全恩事上疏自劾時有大喪喪服之節
十八條既葬還鄉上疏乞解官許之三十八年
有鄉人朴而立者以大逆誣告先生先生詣州

家席蘗請命光海不問也仁弘有族子瀞實陰
嗾云三十九年釐正經書口訣四十一年有朴
應犀者上變告國舅金悌男推戴永昌爲言事
上累　太妃先生上疏曰事固有不可貸者然
在殿下處之或未盡則來天下後世之疑終累
於聖躬者不可不慎也傳考前後帝王之往跡
深惟古聖人處變之道使在我者無一毫之不
慊爲盡義盡善則四方咸悅後世取則光海卒
殺悌男囚永昌別處　太妃於異宮矣先生又
上劄曰昔周景王有賊臣擔括造亂欲立王子

佞夫佞夫不知擔括欲立已也未幾事發擔括
出奔尹言多劉毅等五人共殺佞夫佞夫非王命也
孔子書之曰天王殺其弟佞夫書法如是佞夫
之死初不出於景王特不之禁也然而左氏曰
罪在王也穀梁子曰甚之也杜預曰殘骨肉也
景王之過五大夫成之也今日之事其維眛無
知又非但佞夫之不知也廷論不已必欲奉命
者又甚於景王之不之禁也欲使聖上將何以
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又言文子大恩以爲其慶
變皆有道理一失幾微釁孽累不可不審古之人

以過宮伏地積誠格君勉君今之言者以別宮異處請之臣所未曉也深思古聖人烝烝之意而處之今日以舜之心為心毋變於前日之所事者為舜亦不越乎此也時先生子棹在都下恐禍及不上先生聞之又上劄曰臣有豚犬之子恐臣必死不敢上臣教子無義罪實在臣重焉以上光海不聽四十三年編次禮記喪禮分類後二年冬廢母妃之議已成欲上疏極言聞光海答柳瀹疏有曰戊申鄭逑首發全恩之說以掠美名亂國是云先生知不可諫而乃止五

派沿華圖成四十九年正月居持敬齋寢疾至
五日朝則闔家禮會通夕時連呼席不正者三
侍者扶而正之反席而歿七十八歲前年御郵
山崩卒之日泗上木稼弟子治喪禮一從儀禮
殯于明義齋二月三十日發引至蒼坪四月一
日乃葬貞夫人李氏合葬四方之士會葬者四
百六十餘人其八月光海致祭致賻如儀以先
生歿不即上聞故過時乃祭既三年門人立祠
檜淵泗陽竹林檜原皆有祠　哲皇帝天啓三
年我　憲文王即位賜祭追爵吏曹判書從祀

川谷祠後二年賜諡曰文穆勤學好問曰文施德執義曰穆 孝宗八年加贈領議政 顯宗三年改葬于州北鎮山南麓若坪之葬四十四年今 上三年諸生上疏改勤學好問之文爲道德博聞之文貞夫人李氏籍光州奉事樹之女先先生十一年卒生一男三女男禕全羅道都事壻三人校理姜綖奉事盧勝府使洪璨禕生三男一女男惟熙惟熟惟燾惟熟惟燾皆初仕爲參奉壻士人盧增先生少遊君子之門得聞爲學大方博學篤行克養既積坦而愈溫而

厲睟然德成一時四方學者翕然師宗之其教
人必以修身為本循序進學一以躐等為戒尤
謹於禮節威儀之則詳審周盡覘模博大要歸
於精一無間至義精仁熟道益大德益全卓乎
孝悌通於神明忠義著於簡冊為教於百代者
亦可見為學之準則先生知聖人大業茂對時
育萬物與天地參一本於道德心術之要於是
作心經發揮篤於好古謂天叙天秩之典在禮
儀威儀三百三千周公儀禮戴氏禮記殘缺雖
多參之以歷代損益質之以宋儒諸說此五先

生禮說所以作也又改定冠儀婚儀葬儀祭儀
其銘曰
温温之文翼翼之思愽而致其廣約而盡其微
言而世為天下謨行而世為天下式惟德之偶
惟德之章惟德之則

桐溪先生行狀

曾大父司圃署別提 贈司憲府執義諱玉
堅
大父 贈承政院左承旨諱淑
父成均進士 贈吏曹參判諱惟明 別號嶧陽先生

贈貞夫人晉陽姜氏 將仕郎諱謹友之女高麗國子博士啓庸之後

公諱蘊字輝遠姓鄭氏其先本八溪郡人始祖光儒侯諱倍傑光儒侯子孫昌大多達官貴人今八溪之鄭皆祖光儒侯高麗時有爲左散騎常侍者諱習仁以直道顯事在麗史本傳七世至嶧陽先生先生嘗受業於葛川林薰先生今嶧川有鄉賢逸民之祠公嶧陽先生之次子也明 穆宗皇帝隆慶三年我 昭敬大王二年己巳二月六日公生于咸陰縣嶧洞里自孩提

有識事父母必承意順適一如成人之行既就學勤苦自力博讀經史行業日修十五六時法度已成好危坐對卷終日先先生隱居教授弟子日進皆莫之先也初見葛川先生名益賢先先生教訓有法未嘗崖異以為驚俗之行故公為學事親順而交友忠樂與人為善而臨事峻正鄉人父老皆敬憚之哉　昭敬大王二十五年有倭寇兵革大起後四年先先生發哭泣幾滅性雖在奔竄流離中持喪之節未嘗少懈既卒喪亂離未定事母夫人身親鄙事以供奉養

暇則讀書樂從當世之名人達者嘗遊月川寒
岡之門而初鄭仁弘持重名於南州接引江右
諸生號爲來庵弟子而繩墨嚴切公亦嘗師事
之後上書梧里李文忠公深相識二十四年擧
進士其明年以行誼被薦又明年鄭仁弘攻柳
永慶得罪公從草野上疏訟之時有臨海君上
變事公抵仁弘書言臨海謀逆未著力陳全恩
事又論朋黨偏私之弊臨海君竟殺死而獄成
仁弘反有力焉時壽紳己有全恩之說而反目
之日覬覦王室大臣杜門賢者屛跡矣廢主元

年己酉除 光陵叅奉不就後年又除奉慈殿
叅奉秋別試及第辛亥二月除侍講院兼說書
辭去秋又除兼說書尋復以說書召命再至乃
入謝其十月陞司書後月遷司諫院正言是年
昌德宮成移御未久有妖言以新宮不利於
上將還居慶運宮羣臣皆曰不可惡無辭時兩
宮已有間 太妃尚留慶運宮辭以問寢實欲
留居之公力爭言觸忌諱斥為鏡城判官自光
海以來用事者日以威福刦人士大夫皆苟容
於朝諫佞成風無諤諤敢諫者及公以直言貶

人擬之鳳鳴朝陽鏡在絶塞窮北之境去王化甚遠邊帥皆武人率多麤悍不法民多怨又前年北路大侵鏡尤甚公近臣一朝左遷常退讓無矜氣事主將有禮而御吏臨民曲有恩愛賑窮乏革弊政其民大蘇以

先王嘗欲易世子慶主既得立以為大臣謀其事心德殺柳永慶於是李爾瞻等亦自以為功力誇矜論功賞公亦嘗力言鄭仁弘得罪事以故卒有召命為掌樂院僉正自以無功上疏辭之爾瞻愠言曰此其意以勳盟為不久也公以為徒無益乃止時

大獄繼起人人重足仄目雖牛馬之盗辭窮豈幸者以告變或得恩澤於是有死囚上變言金悌男欲擁立永昌日夜為謀獄辭滋蔓搢紳大陷於是用事者造為辭說以永昌一則曰奇貨一則曰禍本爭言必殺以為功公見爾瞻曰孺子之無知而尚有謀叛逆者乎且聞 太妃日夜憂泣恐不得偕死萬一不幸諸公尚有辭於他日乎爾瞻厲聲曰亦且弃廢 太妃誰復有不可者也怒欲起公笑曰毋起我且去矣遂絕公益見世道危險蹤跡益踈欲以微故去嘗於

朝會犯憲令得劾罷近臣既執國柄時事日亂
公欝欝欲一言感　上意以為徒取禍無益且
念大夫人在嘿嘿常自傷一日侍太夫人具白
其所欲盡者太夫人曰勉之毋以老母故變其
心公喜甚時公屛居已累月時議蓋非之不得
已一至都下而歸其月除成均館司藝以疾不
就冬又除侍講院弼善居講院月餘不與時議
相俯仰尋遞付副司直彼㘅怒日深搆煽萬端
指為儻逆日夜陰察其所為前年永昌既禁閉
江都二月使产使鄭沆陰殺之聞者莫不憐悲

其死於是公乃上疏極言㓜稺實無謀叛狀鄭
流迫之令死此　殿下假手於麤悍之武夫也
不殺鄭流　殿下無面目立　先王之廟庭也
請追復爵位許以禮葬布告四方臣庶以昭
殿下友愛之本心又曰㼁已死　殿下於　太
妃復何疑間之有如有姦細之徒交構兩宮者
宜付有司治之以大罪　殿下亦宜恭爲子職
務得　太妃之懽心頃者鄭造尹訒丁好寬等
首發廢母后之議以圖其身之富貴爲人臣是
可忍也請罪此三人者以正三綱五常之道疏

凡累百言疏出莫不失色或有感激流湯者廢主大怒下政院以凶疏不沮却上達承旨主納者先罷而餘並推考於是三司請安置絶島廢主曰往者故相李德馨上劄無大失言而三司請按法今鄭蘊上疏其言大不道而以安置科罪無君護黨如是甚矣三司請按法廢主雖甚怒而惡殺諫者名故令諸大臣雜議必欲假臺議而殺之也右議政鄭昌衍獻議爭之而原任大臣李元翼沈喜壽等皆以爲不可罪而時適有大禮大臣持之卽不鞫以故禍少弛然時議

益怒論之以大逆又令館學生徒等上疏請罪
而鄭仁弘亦上箚以為其言不道必無赦以礪
羣臣之為異議者云廢主乃大怳欲庭鞫領議
政奇自獻曰鄭蘊不過狂妄無他罪不可鞫也
廢主怒謂曰然則欲不鞫乎曰不可廢主曰且
不問乎曰不可且曰此非叛逆大罪姑徐之右
議政出仕然後議之廢主不得鞫猶按問然後
復繫之至七月復按問命安置濟州之大靜公
自三月逮繫至七月始出獄縲絏已經春夏鏡
父老聞之嘆曰此前日吾賢宰也民賴其賜忐

厚義不可負也來助患難湖南儒生宋興周等
亦上疏言無罪時直公者皆被譴而陷公者擢
迹得顯仕爭相媒孽危禍日迫而公未嘗憂嘆
咨嗟常自若及庭訊廢主盛怒以待左右皆懼
公辭氣不亂慷慨愈切鄭抗亦對獄惶怖失次
既出遣人謝之因憂恨發病死丁好寬見其疏
深自恨曰吾為罪人矣日縱飲不食病醉乃死
大靜極南海中窮島自京城至海南千里自出
獄并日迫行六日到海南候風十九日海中阻
風又三十八日乃得達邑最地濕早下多蟲蛇

毒蝥自春夏之交或淫雨連月或昏風毒霧一日異變或窮冬不寒或盛暑不燠風氣與中土絶殊公咄咄曰宜負罪者居之自號皷皷子公旣得罪而用事者益怒日令三司館學論之不已其九月焚其疏於闕下削名盟府李彥英姜大遂皆以論列得罪異長指爲儻人謫死朴明榑蘖廢南上一言及寃者皆抵罪於是江右搢議皆主仁弘公旣不悅於仁弘爭付者益激爲禍人人仄目其後果有廢母后事竒自獻知不可獨爭請廣收羣臣議竄北邊於是宗室貴臣

多黨逐而竟不得追號曰西宮而已修撰尹知
敬白公得罪因不肯仕飲酒酣歌托於佯狂公
拘囚海島苦心勵行操守益堅時宋象仁李瀷
皆得罪遷謫至此宋象仁彈碁李瀷學琴以暢
其壹鬱而公常讀書於是證經史摭前言上自
殷之末世下至南宋其間聖人賢人之困厄憂
患心危慮深不失其正者凡五十有九人輯為
德辨錄以自省又作元朝自警箴以因從日給
廩粟苦不繼令僕隷日傭賃取資天啓三年三
月 上克大難釋公為司諫院獻納前時永昌

之獄　太妃家旣族誠母盧夫人流濟州從爲
官婢至是召迎其奉使者來而具言其事且勞
苦曰盍一日撤棘以自便乎公辭不得命見有
吉然後乃出公居圍籬十年嘗作圍籬望北斗
詩白雲之歌聞者悲之旣出鬚鬢盡白涉海乞
先就老母時太夫人年已八十餘矣見者莫不
感歎泣下而太夫人曰今日乃得見吾兒邪執
手笑與語不一見遠別悲思之色人賢之曰有
是母然後有是子五月以司諫入謝因進言曰
禮悼與耄雖於其身親犯其惡不加刑焉鄭仁

弘八十耋荒之年被極刑死恐傷聖德而實且
親戚嫁禍昏耄可哀又自以平日師事罪人自
辯 大妃廢時 仁弘雖為事首當議大臣多不
從知人心不與為兩端說曰君臣母子之名義
出天而不可易令之為 殿下爭之者借此名
義也臣獨未曉分府分曹分院有若兩朝廷兩
君上者然使忠實之士化兵守之被孀居一婦
不過邑荒中一箇人而已議未上其客聚謀以
禍福動其族類私易其語議遂決當時有竊言
者而弘當誅且欲自言云以故公上疏言之後

月有告廢世子掘地事合司請法八以前日骨
肉之變微感　上心忤臺議即去大司憲吳允
謙引避曰臣前日之啓幾誤　殿下臣若執迷
臣鄭蘊之罪人云其六月爲南原都護府使冬
特加通政入爲吏曹參議明年正月李适叛入
京城　上出幸公州二月李适敗死　車駕還
京賞扈從諸臣公陞嘉善拜刑曹參判於是追
贈三世爵位以親老乞歸冬爲大司諫時有上
變者諸囚或引仁城君亦知其謀於是三司請
法公執全恩之論既不合因啓曰不問義理之

當否形迹之虛實一以獄辭而已告變殆無虛
歲仁城雖除豈無仁城噫先王之子盡之矣廢
朝雖昏亂不殺骨肉不廢母后雖以 殿下之
盛德不能一朝居此位也三司之請適足爲奸
人藉口之資耳非宗社長遠之計也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前也卽遞大司諫去明年三月復以
大司諫召之七月入謝尋遷承政院都承旨政
院故事承旨由同副以次例陞而今由諫院直
拜本職出於特恩據故例力辭 上不許尋賜
告歸九月又召至京師益求去以老母爲言

上不許而令以老母來養公上疏辭謝因自言久爲時論所排擯義不可苟進云時有宰相建白以爲材能多屈廣開庶孽之路而又以邊兵不足納粟多游丁議悉發防邊公又曰此壞名分失信斂怨於民極言之於是庶孽縱恣而士大夫皆怨裁抑爲計世法明年春賜告歸行出畿甸上疏自陳因論國君服私喪之禮請從厚臣言時有啓運之喪而　上斷行三年之制羣臣多爭之不能得故因疏及之四月以啓運葬禮來拜刑曹參判尋改大司憲上劄言民瘼於

是户曹經用竭責四結出布布疋至四石極言
傷農病民以邦本為憂後月 上以公有老母
特拜嶺南觀察使有獄事訟冤當理公至按覈
其事及啓聞有不悅者故以他事劾之其冬復
拜大司憲辭不至明年正月虜犯我西鄙自義
中興之後與虜絕和親益兵塞上以為戰守計
又有反間言姜弘立老母妻子皆已僇死弘立
深怨之謂朝廷於我已負實向導東犯云關西
節度使南以興既戰敗死之而平壤已潰報至
上出幸江都而世子分朝南下士大夫多二南

人多從分朝而或少年慕奇功者爭趍之旣去行在隔海頗遠於是奸人反造爲疑間人心懼之公聞亂出湖南道路騷動相傳虜已塞路必不得達而皆以爲分朝近且便公曰君有難覲望非人臣義也直趍行在間者義之而人心倚以爲重虜以和親必以王子重臣爲質姜弘立來公上疏言弘立背義負國罪當誅且虜不可和仍論我兵力形勢曰但恐 殿下無堅定之心而羣臣無自任者三月虜旣成約誓而去公以同知中樞移漢城府右尹入京城俄以兵曹

參判返行在四月從 車駕還京上疏乞歸養
上挽留之五月以母病去自此數年之間爲都
承旨爲大司諫爲大司憲皆不就己巳四月以
吏曹參判一入謝而去明年三月 太廟之木
震 上自責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獄刑者天下
之大命也獄刑不中則寃氣生之所以傷天地
之和召水旱之灾者也反正之後拔寘四裔者
不知其幾何也罪人之多非國家之福也一夫
叩心有五月之霜一婦含寃致三年之旱況環
一國叩心含寃者不止一夫一婦而已者乎宜

命有司凡罪在當赦者霈然踈滌無所係吝則亦弭災之一助也嗚呼凡人無辜尚如此況先王之子乎珙之無罪臣已陳於前矣若從珙叛逆已著惟當置之絶島待之以不死則殿下罪罪親親之道可謂兩得而俱全矣臣竊爲殿下惜之然死者已矣使其老妻穉兒尚在海島以綺紈膏粱之養而一朝飢寒困頓哀號而不恤幾何其不至於無噍類也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殿下待骨肉如此災異之生不足恠也若不改圖災異

無時無而國不爲國矣臣請追釋其寃復其封
爵還其子女令母失其婚姻又曰 殿下寬之
既釋其母而母老子病戀戀不相離陳情乞留
臣聞之深感 殿下之仁而悲其不忍離之情
於是兩司交論以爲附會災異眩亂是非劾之
時太夫人年九十三而公爲六十二矣雖已貴
必躬親服養亦不以老故少懈兄弟二人皆老
相愛藹然其七月太夫人沒哀毁逾禮既葬廬
於墓側其居處哭泣賢者見之莫不曰君子之
善於禮也不肖者見之退自省猶恐其不盡於

反報也其葬在加祚之龍山去峯洞七十里今
山下有龍泉精舍公嘗曰古人曰養則觀其順
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此三者
其嘗見於先君子而其又得之於先君子云崇
禎五年六月　仁穆王后升遐十月葬惠陵公
入臨旣發引歸其十一月拜大司諫辭疾不就
明年春又以大司憲召之三月入謝時有以私
怨上變者公論之諸被誣者皆赦而其上變者
無罪公爭之不已四月以王子嘉禮　上命繕
治昌慶宮公執不可　上從之五月遞授大護

軍陳情乞退 上不許而賜告歸秋仁政殿震
公居家上封事論君德以及灾異七年春拜吏
曹叅判夏改大司諫皆不至秋又為大司憲
上旣承大統功臣等多以為 上中興功德高
於列聖宜追尊考妣享之 宗廟於是請於
帝旣尊封謚方議祔廟典禮言者皆得罪而大
臣去位公適為諫官皆望公之一言九月公行
至龍仁改都承旨旣入謝因上疏求去又論祔
廟失禮曰禮已孫悬貴不為父作謚先儒呂中
曰父之爵卑不當謚以己爵當謚而作之是以

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致敬其親
也 殿下追諡之舉已非至當之理而欲以非
禮之禮躋祔於列聖之次昔漢宣帝追諡其所
生父母曰悼考悼妃而置園邑入廟則未之聞
也哀帝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而亦未
聞入廟也光武徙四親廟於章陵此則未嘗加
諡曷嘗有入廟之議也胡氏論之曰王莽篡時
漢祚已絶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
而帝四親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張純等建
議斷然從之章陵四廟蔑有異等寡恩之誚不

聞於當時失禮之譏不生於後世宣哀之過擧
益明。殿下不法當法之光武而乃爲宣哀之
所不爲臣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者也宋時歐
陽脩首發稱親之議呂誨目之曰邪論請下理
古人重繼世之統尊祖宗之義嚴矣臣謂別立
廟享無別於宗廟則 殿下尊親顯親之道盡
矣何必以過隆之禮加於不當加之地貽欲尊
反卑之譏乎又曰宣帝光武皆以孫繼祖綱目
不以不禰其禰爲貶而先儒以蔑有異等爲義
事疏入不下於是連辭遞都承旨旋拜同知經

筵又六辭疏三上即去歸八年春有上變者獄事連累及公 上令勿問而公猶待命月餘拜大司諫即入謝因求去不已六月 穆陵裕陵皆有變大臣奉審二陵啓陳其狀而功臣等更與大臣謀曰非震也因雨崩壞陵寢郎洪有一反以誣罔得罪於是修陵之節未畢而禮曹消吉以 章孝祔廟慶禮先行公上封事責大臣之咎又作言曰繕工提調臣景禎禮曹判書臣瑞鳳掩匿變異以負 先王之恩而罹 殿下於過舉也仍論罪人多枉以及信億健無罪請

哀憐骨肉之命時議大忤兩司交章論劾月餘
上竟不聽久之不受祿令該曹餽米饌以爲周
給云公謝曰此亦殿下不以無恥待臣也尋移
禮曹參判上疏辭之時又有大風 宗廟社稷
之內拔木尤多上疏論灾異以及生民之困瘁
後園遊宴之娛 上優答之罷畿內關東量田
以待有年後日 上御經筵公入侍 上曰鄭
經世已死張顯光老矣卿不可去也公亦辭以
老病因對灾變以及三南量田多擾因其月還
副提學連上章辭之其三疏極言朋黨之弊前

古以來未有如此而不亡人之國者也又曰昔
宋神宗時范鎭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
歐陽修年六十有二富弼年六十有八司馬光
王陶皆五十或致仕或引疾或求散地皆不容
於時議其去皆不拘大閑之年臣犬馬之齒已
過諸人而不容於時議則加甚臣來京師六月
在彈劾者三月忝禮曹者月餘又被攻擊因仍
苟冒終至顚躓雖被逋慢之罪臣恐不辭而去
也自此求去益力九月司諫趙綱言大臣之責
汙得罪公上劄乞寬貸 上從之嘗召對因進

曰殿下經筵日倦漸不如初云云上曰當勉之
後在經筵講齊風之東方未明辭謝曰禮君有
過則臣下固不憚譏刺也古者樹誹謗之木亦
此意也仍言三南量田多怨而必先賦三南三
南之民益多怨違爭之及與戶曹判書崔鳴吉
爭論於 上前戶曹已頒新結於三南公曰此
法廟堂旣與七路之民有一時頒行之約崔鳴
吉曰初無此約再詰之再匿之公不能辨出而
問之關已再下矣公乃上疏言之大臣不可竟
不行公又上疏曰一國之政不可或先而或後

一國之賦不可或重而或輕嗚呼必欲先賦三
南失三南之心方今南夷啓釁務恐渴日至在我
預應而熟計者唯在保合民心謀事之臣反從
之以怨毒之氣民既散去雖有器械誰與爲禦
雖有城池誰與爲守 上不從遂去歸臨行又
上疏曰馮驩孟嘗君之一食客也猶能焚債券
使薛民親君況臣不爲馮驩而受恩之厚又不
止一食客而已乎孟子有言曰禮貌未衰而言
不合則去之古之人有事君不合而去者不可
一二數雖被負恩之誅非臣所怨悔也然豈敢

忘 殿下恩我國有緩急臣當赴難而死還鄉
里更無意仕進衣布茹蔬自同於閭巷之韋布
而未嘗如顯者九年正月入臨 仁烈王后之
喪前年去國之後爵祿猶在三上疏辭之二月拜
禮曹參判尋遷大司諫前後累辭政院皆不納
因上疏自陳時虜將僭位號虜使方來故其疏
又曰答書必峻絕斥之毋令以我為藉口西㺚
新叛中國父母之賊子雖不閉關絕之接之以
從胡之列不問其所從來彼雖陽示之怒其心
必曰我有人三月移副提學上劄首言君德以

及當時之極獘又曰功臣握兵柄不念外禦蔑
察曰寄將士解體狼顧貪息以爲有功亦死無
功亦死故南以興臨死恨之曰吾爲將在邊不
敢練一卒習一戰卒至於敗此悲痛之辭也由
今之道無變今之弊雖有孫吳之將不能爲一
朝用也　殿下以此屬反正以此屬亡國夏改
大司憲以　長陵葬禮出謝尋自引嫌遞旣反
哭郎歸六月拜吏曹參判七月移副提學九月
又改大司憲十一月復爲吏曹參判不得已入
謝因求去不已　上不許以爲遠客賜米鹽以

示加意而危慮之人已怠矣十二月虜大舉來
侵長驅三日前鋒已過鳳山矣前年都元帥金
自點率大軍鎭非方據險自守而副元帥申景
瑗出行兵遇賊候騎軍散見擒 上出幸江都
以 宗廟社稷妃嬪諸姬先行賊已迫都城
上卽馳入南漢急百官多徒步從之而或道亡
申景禛率精兵數千騎馳過望見公呼曰事至
此是誰之過也公重臣何不一言以安社稷乎
公笑謝曰公率此勇士不 擊賊將安用乎景
禛去曰若是哉迂也勤王之師連敗陷沒山城

受圍四十餘日公上劄請斬元帥以激礪將士心時城中請成已久虜不許及崔鳴吉密啓上往虜中公又上劄曰外間喧傳昨夜使臣之行國書有稱臣之語可謂痛哭前後國書皆出於鳴吉而其卑諂畏約實降書也然猶不稱臣今若稱臣則是君臣也既為君臣而不從其令則國亡矣鳴吉以為一稱臣則城圍可解也君父可全也此婦寺之忠也況萬萬無此理自古天下國家有不亡者乎虜無厭降亦亡不降亦亡曷若守禮義死社稷乎況君臣父子背城一

戰萬一有完城之理我之於天朝有父子之恩
義不可背之虜既得我書責斥和者爲言公聞
之請食往於是大臣往來議事夜軍亂守闕願
得斥和者以甘心云亂者皆出於三大將麾下
而獨守禦兵不動守禦將李時白曰吾非禁令
軍中軍中無從亂者三大將者申景禛領三手
具宏主摠戎元斗杓爲御營將矣明日列書前
後諫臣十餘人崔鳴吉復往虜中有白　上者
曰諸臣皆一時重望恐人心不服　上命促反
之於是聞江都陷敗留都相金尚容自燒殺諸

王子妃嬪宗室貴臣妻妾子女皆以被驅而其
餘屠殺殆盡城中益無鬭志而虜攻城益急崔
鳴吉又至虜中約明日　車駕下城公怒曰寧
亡國以君降虜吾恥之拔佩刀自刎刃沒腹中
矣城中皆大驚而莫不悲其義　上令御醫視
之而　命州官供給救之令必至於無死也
上將出城公殊而不絕猶仰首號曰鳴吉使
殿下出降虜將變易其舊求我傳國之瑞此受
之於大明相傳且三百年嘗獻之天朝不可許
也求助攻王師大明於我有父子之恩虜亦知

之子不可攻父亦不可敎子攻父膺雖凶狡心
無辭而強之以此二者爭之毋得罪於天下後
世二月昇至鄕里嘆曰主辱矣臣死已遲更以
何心與凡人齒供賦稅食妻子之養乎乃入金
猿山谷中披草爲屋命曰鳩巢而耕山種穀以
自給於是國家不用皇明正朔故每歲換不復
近新曆日遯世絶俗花開草長以驗時序居山
中三十七甲子而沒崇禎十四年辛巳六月二
十一日也前年五月四日貞夫人尹氏沒葬於
居昌之主谷明年正月合葬焉後十年辛卯改

龔龍山趙學士絅曰古語曰君父至尊親也送其終也有時而旣喪亂旣久歷歲年多矣卿大夫安於朝士庶人安於野商賈安於市壄皆媮衣甘食而嬉娛先生離兄弟屛妻子獨處於窮山之中惡衣糲食冬夏而朝夕常以剌刃誓義不卽死於圜獄負罪引慝不敢須臾忘乎百載先生而已嗟乎嗟乎古之聖人賢人其心一也其所遇之時治亂不一而其事業不同當平世兼善一世德及萬物功業昭乎時當亂世或遁世獨行或殺身循義以傳於後其道行於時傳

後世一也試論聖人賢人在虞夏之盛德禹抑洪水益烈山澤而棄之稷播五穀而不以為功當殷之亡箕子被髮為狂比干剖心伯夷餓死而無怨其事業不同而其心一也君子刻意勵行而或不及學者孜孜日講而得之者蓋鮮矣竊觀先生之道非其義不合非其道不就見義不惑犯大亂而不懼守節取義視殺身如嗜欲潔身遯隱舉世非之而無怨慍嗟乎嗟乎其與古之聖人賢人者考之行事炳然皎著殆與日月爭光者矣學者稱之曰桐溪先生而從祭於

龍門文獻廟公有子曰昌詩昌訓昌謨又有側
室子曰昌謹昌詩前工曹正郎生岐壽昌訓生
岐憲昌謨生岐瀜其餘子女皆幼陽川許穆状

記言卷之三十九終

記言卷之四十 東序記言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趙龍洲諡

狀

原任判中樞趙公諱絅字日章姓趙氏本漢陽人始祖高麗僉議中書事之壽其後摠管暉摠管良琪禮儀判書暾漢山伯仁璧右議政涓同敦寧璘自始祖顯者七世號爲大族曾王父贈吏曹叅判壽崑王父 贈吏曹判書玹父贈左贊成翼男三世皆以行藝聞母貞敬夫人柳氏籍文化 贈承政院左承旨愷之女也三

世封　贈皆以公貴也明　顯皇帝萬曆十四
年十月六日公生柳夫人賢教育有方一以古
人訓子者為法生五年始就學甫十年已有成
人儀式又專心讀書無他遊戲嗜好十三柳夫
人歿其持喪禮式一如成人明年皇考贊成公
聘宋夫人夫人父宋公嘆之曰他日童子必貴
家嘗受厚報弱冠文詞已蔚然有聲公亦以文
學能自任為重白沙李相國恒福車太常天輅
皆許以為奇才二十七選成均進士明年贊成
公疾甚公迎醫湯藥色憂不怠歿則哀毀逾禮

守塚三年其哭泣之哀居處之嚴饘粥疏食之
節君子以爲能盡於禮也贊成公疾病思食柿
以溫節不得進終其身不忍食柿李爾瞻素聞
其名欲與之私相善以爲守禮之士非禮不可
必加禮厚奉給遂欲深結之也及光海政亂爾
瞻方用事人人仄目畏忌公遂絶之仍不復應
擧寓居嶺南之居昌以避世癸亥 仁祖克大
難收召才學士公以遺逸召拜高敞縣監尋改
慶尚都事皆不就甲子以刑曹佐郎爲木川縣
監問民瘼修學敎邑稱治明年去歸丙寅 上

親試士公擢壯元連在兩司丁卯建奴東搶前
年國家始行號牌法寇至平壤民觧號牌掛之
城堞即皆散去時公爲司書與文學金堉上疏
言罷號牌以收人心於是罷號牌法　上出幸
江都令世子撫軍湖南公從之奴旣約成而去
以持平上疏言功臣縱横不受　命湖西節度
使琳赭　先王之陵以厚賂輕宥諫官尹煌以
斥和忤　上旨吏曹阿繼　上輒擬奏聞書狀
仍罪狀姜弘立疏奏適持平戊辰以修撰論崔
鳴吉別廟之非己巳以獻納改副校理尋賜暇

書堂其六月政院以暑月請停視事公與諸學士上劄曰政院以暑月請停視事此雖古事臣等以爲過矣雖國家無事論者猶以爲不可況危急存亡之秋乎有謨獻者徘徊於是好逹爭者徘徊於是借前箸者徘徊於是士傳民語者徘徊於是工執藝事者徘徊於是損國體而拒人遠者爲不少矣考之月令夏月君子齊戒節嗜慾定心氣然則安肆於宦官宮妾之上不可謂齊戒節嗜慾定心氣未必不生於講論經傳之間也冬拜持平先是有大獄事連仁城君珙

聽陛善柳碩上疏言金恩事大司憲金尚憲論以護逆儈議多不從乃引避公　啓曰昔在昏朝陷人必以護逆尚憲於其時仰屋竊歎者久矣不意今者身自蹈之也請遞尚憲玉堂請並遞兩司　上特命網勿遞也公乃再引避而遞庚午以修　撰爲吏曹佐郎辛未以獻納復爲吏曹陞正郎以　章廟追尊事　上怒爭論者玉堂五人下理治之公上疏拯言其不可罪又曰　殿下顯親之誠不幾於反歸喪亡之轍乎臣嘗在玉堂所追崇之論與諸臣所言無異同

辭語之不遜抑有過焉請均被其罪不報尋改副校理與同僚吳竴等上劄論典禮之非有特命除知禮縣監兩司爭論請留 上曰頃者絅有厭勳舊辱大臣抑追崇之罪而愛其清儉不以罪罪之當論以重罪兩司恐懼不復敢請留玉堂猶爭執不已 上任之明年統制使論因括丁督責多無狀公棄歸因論啓卒就理坐罷癸酉復為吏曹正郎甲戌為司諫時與禮爭論諸臣皆已得罪公啓 上曰臣愚見實是被罪諸臣之言而臣適其耗不在言責則為今日

陟明諸臣其時適當言責則爲今日黜幽彼幽
此明臣實蓋之光海之追恭嬪主入 廟賊義
之六者而其時果有一人苦口爭之如今日者
乎有言順乎 殿下則崇寵隨之有言逆于
殿下則罪黜及之宜乎諂佞駕而忠言伏也自
古及今亡國敗家恒由於斯孰謂 殿下之過
學轉成亡國之兆至於此哉乙亥爲執義因語
氷絶流大風拔木 穆陵 裕陵有變上疏言
遊宴還後宮及營作事曰以 殿下之聰明獨
不覺悟行之不疑豈天誘 殿下之衷終歸於

亂亡而後已歟遂遞執義九月復爲執義以監
試不法爭論罷榜事 上不聽大司憲金尚憲
寢其 啓公引避不出玉堂遞之 上特出爲
文川郡守副提學鄭蘊上劄曰 殿下以絅爲
何人也其人篤行孝友清苦自守又其文學博
覽可以置左右而備顧問者也其可以一言過
戇而遽示好惡之私耶 上從之拜軍器正
命廉問湖南郡縣旣復 命上稱之曰絅出入
民間細知守令治否民生疾苦諸御史不如丙
子以司諫應 旨上封事言大君田宅踰制

章陵殯殿事貫格無法仍及左相洪瑞鳳受賂
賣官之誚歷擧李大厦納馬事請因灾異黜罷
相飭過愆以爲應天之實 上不納瑞鳳子命
一與大厦皆上疏請問之 上問于大臣右相
李弘胄以爲前此或有令政院召問之時領敦
寧金尚容以爲紙已遞諫官三府事嚴可以召
問也 上令政院問之公對曰大厦納馬事不
得諱於其鄉亦非一人所知臣雖駑劣告引他
人以證其言 國朝二百年無此事臣何畏沒
身之非以開告引之門也昔燈籠錦事唐介之

風聞而賢如彥博猶且面斥上前彥博拜謝而已未聞教子自明仁宗雖貶唐介亦未聞詰問也臣之所聞比唐介爲尤切而瑞鳳之貪濫不止受一馬而已封事所論特擧近事耳大厦一馬何有哉大厦盜善馬以賂權宰事覺則豈不欲以死自掩乎禁府以不言其人請令大臣更議領相瑬右相弘胄皆掩匿覆蓋而猶畏言亦莫之敢顯言下理也　上令從領敦寧議問之公郎就吏同義禁閔馨男上疏曰因諫官國朝二百年未之有也　經筵官兪伯曾亦啓一　上

曰絅以言責下理前時柳永慶不能因鄭仁弘
李爾瞻不敢殺尹善道豈意今日有此事也是
促亡國之事也　上曰因之者大臣也伯曾曰
殿下何以從大臣之言也舉國莫不憤憤言此
事也此而竊之雖有權奸誰肎為　殿下言之
也　上曰明太祖黜孟子之享非以為不賢也
特試群臣也今因絅非不知是非也亦欲試之
又曰請鞫者未知其意欲何為也伯曾謝曰
殿下既已明審良慰良慰金尚憲上疏力攻伯
曾又曰瑞鳳嘗言絅不正及其人在相位絅自

疑見斥擯無實語欲一刺洞貫云而公實無此事也　上不答明日　教曰予雖昏暗長君也臣下安敢挾憾相毀推意所欲者是尚憲適吏曹判書伯曾亦適　上已知公忠直無他而瑞鳳以功臣　上寵待之殊甚至此欲安其心爲之寬假而公亦不問而釋之其十二月奴大擧入寇急　上將幸江都奴先鋒已迫王城　上馳入南漢丁丑二月南漢既解圍廟堂以斥和者十臣議罪以公妄言誑廟堂亦在議中都承旨李景奭白　上曰絅善類也亦以此罪之人

心不服後世亦必有議之者 上曰予亦以為
不可其功罪也戊寅以司諫入謝 上引見文
政殿公問 上曰今日之事欲石晉之於耶律
德光耶抑欲句踐之於吳耶 上曰為宗社生
民忘予之耻辱也公仍陳句踐報吳之事又曰
人心或以為朝廷與中國絕矣通信中國以示
不忘之義善也 上曰事秘外方莫知也已先
之矣仍言分兵農廣屯田去浮華開言路為今
日之急務云功臣拔竊畜宮人無敢言者而公
劾其罪狀乞養為興海臺臣 啓上曰絅鯁直

在朝廷則繩愆糾邪補益甚多不可出外 上
曰其情見矣可遣之時臺諫劾金尚憲訴死活
名不從 上出城請罪容有問之者公曰當
車駕出城立節者鄭蘊金尚憲兩人而已可褒
不可罪也己卯謝歸居昌庚辰以司諫上疏進
時務十策其六月弟維死時寓居新坪後月逐
羨挹川維秀而早夭有穉弱子咸明熹嬪之懷
哺教育登第方爲湖西觀察使者也壬午以與
翰入謝以毋病歸癸未差日本通信副使日本
關白源家光生子號爲若君而請使於我矣公

入謝復爲典翰二月受 命三月至釜山候風
四月始行舟七月至其國自釜山水陸四千里
既傳 命大設宴享使其俗呈變幻謠巧奇並
百戲以爲盛觀公不爲一顧也倭人甚嚴憚之
不復敢呈其謠技沿道留館餽遺皆不受十一
月還釜山對馬島主宗義成者傾巧險回多不
信公不色假待之甚嚴義成恚不假借因書契
頗致毁言朝廷却之有日本記行關白說既復
命謝歸明年賞遠使勞陞通政拜刑曹叅議辭
不就冬爲金堤郡守入謝大臣白 上令憚歷

道內移全州府尹公簡嚴判官奇震興者素心
憚之陰愬於方伯責以衙眷濫率公即去歸上
玉月十八日公有亡弟寡妻稺子以大夫人不
忍離故公請於朝以從此所謂濫率者也乙酉
奉哭昭顯世子拜大司諫上疏言生民之困瘁
灾異變怪宮禁近習貨賂視朝倦怠事仍陳勸
戒累千言 上深納之以爲至論有內獄令宦
官主治之又上疏曰掖庭有獄始於漢時衰國
之治宜付有司以示聖人無私之治仍言宮禁
不請 上從之而遽拜大司成以母病歸移拜

刑曹叅判尋改大司憲 上賜姜氏死公在牙
山上二封事其一辭無勞進階事也其二姜氏
不可賜死害也疏入遞大司憲尼山有上變事
上遣將出兵即入京仍拜吏曹叅判又以毋病
歸拜大提學辭不許又拜大司諫上疏辭之且
曰興王賞諫衰世厭諫亡國殺諫 殿下聽諫
之道漸怠不惟怠而已抑制之摧折之竄逐之
躬駕而隨衰亂之迹何也仍言趙錫胤李應蓍
事疏入 命遞職丁亥拜大司諫未謝陞刑曹
判書上疏辭遞仍陳賑飢民蠲民役擇邊將鑾

天怒又言李景興洪茂續沈膺李應善事尋務
拜禮曹判書兼裁省事以歲飢嘗請蠲民役
上從之令掌其事蠲大小煩費以便民改吏曹
判書連辭不許派公道抑奔競由明守令薦擧
法因入　侍言昭顯三兒放還事　上引見大
臣大臣多言馨長爲國盡忠狀公曰馨長謂之
彌縫國事則猶可言以爲盡忠則不可　上頷
之曰此言是也馨長驕橫無所忌巨室多以貨
利交驩傾軋之馨長初以商賈事命壽命壽者
本西邑官屬賤人以傳譯事九王甚信愛之而

我且厚賂以慫其所爲者久矣國之大事小事
命壽皆知之實聲長輸款云冬北使來館伴李
行遠稱疾不出大臣白　上以公代之命壽見
公以私問曰昭顯三兒安在九王欲取育之公
正色曰下國事上國何可與知有此云云也累
問累不荅命壽愠色而止不復言三兒事矣戊
子拜左參贊命壽恒言恚懟公不已公聞之以
爲貽國之患上疏請免文衡備局之任命壽三
兒之問盖已有竊知者矣嘗引對言鄭蘊耻不
遂決死屛居深山自同頭陁甘自苦以終其身

當褒賞其忠又上䟽言之移大司憲時南方大水進修省䟽累千言金自點以功臣恃恩用事積威福二十年公卿以下多畏事之莫敢抗當試士公以大提學掌試士誌參考官有媚自點者欲以其孫置之壯元公曰壯元非人望不可言者不敢復言然皆失色公前爲吏曹自點子鍊藉其父勢求爲郎郎僚多推薦之者而公竟不許至是自點既積怒於公人多爲公謨之公終不少假己丑以刑曹判書遷右參贊五月 上有疾公掌太醫院事及大漸公入侍而 上

竟自點引古事欲撰遺教公曰無遺　命而撰
遺教不可及　孝宗嗣位撰踐祚頒教文有內
旨為大喪聚女巫陳巫事謂之宮中古事云公
上疏曰先王之法假鬼神以疑衆者誅　大行
大王臨御二十有餘年一心履正一不作受禧
祈祝之事四方臣庶之所共聞者也今若使巫
覡執桃茢肆其誕妄以為為　先王除不祥且
以為宮中古事不可廢云爾則不幾於誣先王
之大者乎亟下明教所絕此巫事自點以罪免
相公卜相仍為吏曹判書李惟泰者上疏搆誣

二三士類詆毀公尤甚公三疏遞吏曹爲禮曹判書。上對群臣言惟泰以此人爲小人非吉人也公嘗在憲府論元斗杓樹黨要權惟泰叅此攻擊云九月葬 葬禮贊禮虞卒哭辭遞大提學爲右叅贊以撰 長陵誌石文進正憲庚寅北使來以查問爲言官者羅業還自燕與使者俱來察 啓查問奏文表文云云曰奏文表文主文者任其責請免官使者至會三公六卿政院兩司既坐列饋以賂將公獨不受也使者有愠色責問曰前年吊祭 大行王無哭何

也公曰此在五禮儀使者旣無辭又曰謝表不及皇父王致弔何也製表者爲誰問承文院命叅而無職在外曰製表先見表者爲誰公徐言曰大提學先見之以此爲咎我且任之命壽以使者意言令本國議罪首相李景奭以奏文事亦坐責議罪謂之兩臣云命壽私令兩臣安置白馬　上特慰諭之各賜物以資行李令沿路厚送之四月至白馬在義州南山極高常多霧無霧常風孟夏寒氣如冬公常讀書使者與義順公主偕行過州遣兩胡猝至傍侍人驚怖無

人色云夷然不以爲意秋義順護行使臣元昇
拘狀　啓言攝王於兩臣語意甚悍尊以脩城
池鍊甲卒懷二心叛我爲言云及使還且　啓
日兩臣事彼不但已也欲全之事危矣　上爲
之泣下議遣使卞明及引見大臣議事　上曰
卞明兩臣事無偏輕偏重適有使者來而卞明
事已使者至勅書但言脩城集兵原與倭無涉
嵩與朕爲難而已無決語命壽曰大君使來則
事釋矣前月大君還自燕矣　上必欲遣之而
大君亦請行　上問邊地苦寒厚賜之閏十一

月貞敬夫人殁右相李時白白 上令有司賜
轉物又令本道成發引葬埋之禮後月大君使
還許兩臣放還而永不叙用 上復使之厚賜
之曰聞北京先報喜不可言公旣還上疏言誤
事貽國之辱又言西土人心風俗薦士二人鄭
麟壽韓翼文皆以才行聞者也 上即引見令
以軍職在都下而公乞歸田里以修史事名之
公辭以淸人責言未已應旨上封事言時弊仍
及朴彭年等旌表事鄭蘊 贈謚事癸巳乞養
爲淮陽明年三月遊楓岳後月謝歸冬繼而之

內瞪霧四塞上疏曰自金六部下獄死君道日
元國事日非灾異日見人心日離忠言讜論絶
影於殿下之庭是將歸之於天歟歸之於人
歟 上曰愛君憂國老而彌篤乙未春公七十
以耆老 上令本道賜米肉至明年春又賜之
及秋又賜月俸曰絅以 宗朝老臣逢時艱迍
坎壈在外家貧親老庚癸之急可知而何無一
人言之也公上疏辭不受疏十上而 上終不
許八月有大風領敦寧金堉上灾異疏 上怒
惶懼不知所出公上疏曰金堉言天譬之可畏

人心之離合眞宰相之言　殿下何故拒之至
此也其退黜摧沮死生固不足言　殿下有何
天下乎榮于中而有此心病也古之聖帝明王
遭險阻艱難者何限然奈聞以勞苦倦勤而致
心病者也又曰從命而利於君者順也從命而
不利於君者諂也逆於命而利於君者忠也從
唯唯而退自以爲售才見能者今日之激天召
灾未必不由於此也　上以爲處獻前不忘諫
忠臣義也丁酉沈大学俞棨以議謚事得罪公
上疏曰前時上　宣祖謚號尹根壽卞祖宗之

義鄭經世請改 宣祖謚號大孚祖述二臣之言二臣無罪而大孚廢錮臣恐日月之明或未遍也俞棨徒知過事盡言不自覺其陷於妄言之罪亦非負國者也戊戌耆老所作五老會領議政金堉七十九判中樞尹坰九十二海恩君尹履之八十公七十三判書吳竣七十二 上體不安旣月始瘳上疏進淸心寡欲之戒曰節飮食少思慮戒耳目之欲爲調攝必愈之戒云己亥五月 上登遐公入哭旣成服而歸承命製謚冊文進崇政冬乞致仕下吏曹判書宋浚

吉沮之貞子上疏言賑飢事進屠隆荒政考請
免月俸不許辛丑拜判中樞辭不許春夏大旱
上避正殿理寃獄 下敎求言時以製 太王
太后王冊文召之連上疏辭之仍言尹善道事
曰善道之罪何罪也善道之罪非以宗統嫡統
爲 孝廟左袒也當善道投疏之日誰爲 殿
下進焚疏之策也高麗恭愍王焚李存吾之疏
光海焚鄭蘊之疏恭愍光海非亂亡之主乎今
日廷臣自許非汲汲而不以堯舜之道導 殿
下而反以亂亡之轍引 殿下何也如畀日國

史書之野史記之以爲某朝某時樊尹善道論禮之疏其爲　聖德之累何如哉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殿下如大覺悟而明辨宗統嫡統昭載　先王實錄使後之論禮者不敢爲異辭則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哉我　祖宗陟降之靈和懌於冥冥之中收譴爲祥變旱爲霖使　殿下長保我子孫黎民其德不旣大於走群望而望報乎承旨南龍翼先啓以爲絅訞護善道譸張陰慘激　上意令　上不納而三司攻擊大起請削職黜外　上命罷職而已領

相鄭太和曰絅身處畎畝所黜無損於其身有
損於國也左相沈之源曰絅以　三朝元老應
旨進言卒以此得罪此亡國之事也尹飛卿郭
之欽等媚事用事者爭以攻擊爲功論以遠竄
自四月至六月　上終不聽方群小用事讒害
日至戒家人子弟口不言時事亦無一幾微見
於色詞八月遊白雲山甲辰四月觀三釜瀑示
積淵水石是夏始有叙用之　命明年夏　上
幸溫泉還進箴以陳戒于上時公八十執義吳
始壽白　上曰絅三朝老臣　先王特賜月俸

令論事上不當而輒廢棄之月俸亦收且絅今年八十 上命中外八十以上者無論有官無官皆有賞資而獨不及於絅 上命加資仍賜月俸於是進崇祿三司攻擊復起以爲月俸不可許 上不聽公力辭月俸三上疏乃許十二月大夫人卒公八十居憂送終之節皆可爲百代之行也戊申夏有曾爲侍從者其父母年七十以上者皆賞賜或加資之 命男慶遇嘗爲諫院以故進輔國八月遊白雲山將仍遊紫雲泉石至文巖入山中數日聞 上有溫泉之幸

乃遷明年二月五日卒 公春秋八十四襲用深
衣幅巾旣殮殯於外寢之中堂訃聞 上爲之
罷朝巷市二日四月己卯葬于鹿門東麓南向
之原在先壠北十里今 上二年丙辰春同副
承旨金德遠請贈爵事左相權大運亦力陳之
上命追贈議政府領議政公簡靜莊敬寡言動
有法度粹然德全自修身親親以至仁民利物
善俗之治一本於經學以此事親以此敎家以
此事君以此與朋友交可以居高位可以抑妖
妄可以禁邪僞可以使絶國可以處患難故其

文章傳於百家精深簡切不誇不媚古雅可法筆法勁正簡古蓋皆才藝之出於心者然也旣義直理正又其見於辭氣者溫而栗直而平尚禮讓重冠婚喪祭篤於人倫此君子之盛節公早失父母繼母宋夫人年高公事之必樂其心志安其寢處飲食忠養公已八十顏色不怠宋夫人與子孫言必稱薛邑之賢公歷仕三朝一以古人事君者事君能不有其身把而無隱雖累否累亦　上知勤上節儉對群臣言之及事孝宗眷遇益隆每稱之曰君子人公自通籍於

朝成已立名四十餘年遭時艱迍連被擯斥立
朝不十年公亦謝寵辭榮閑暇田園二十年樂
其心之所樂而爵祿不入於心旣年益高德益
邵為國人士大夫之矜式自我 純孝以來一
人而已性澹然不樂淫技玩好服食有節居處
有禮言不及貨利聲色避娛常以嗜欲為戒繩
墨嚴正善與人忠愛亦不見私喜私怒人皆敬
畏愈久而不敢怠當 寧陵內附之變奉審諸
臣專擅匿不以實聞男處鳳為修撰上䟽極言
上覺之下教曰前後奉審之臣其罪難逃封陵

時監董諸臣皆拿鞫定罪一時以爲趙氏有子
宅前有溪潭曰卧龍潭自號曰龍洲又常對錦
柱山亦曰柱峯老人今其遺文在子孫皆可傳
於後世一代宗儒碩士名卿鉅公其立言行事
刻之墓道者尤多略撮其家狀以請易名之典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
筵事監春秋館事許穆謹狀

龍洲神道碑

公諱絅字日章姓趙氏本漢陽人趙氏始大於
高麗有僉議中書事之壽是爲始祖中書二世

曰瑋曰良瑛皆爲雙城摠管又三世禮儀判書
暾漢山伯仁璧右議政湞皆以功烈貴議政祖
太宗諡良敬於公爲七世祖曾祖折衝將軍
贈吏曹參判壽崑祖工曹佐郎　贈吏曹判書
琰父司贍寺奉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翼男二
世皆以行藝特聞母　贈貞敬夫人柳氏籍文
化　贈承政院左承旨愷之女以萬曆十四年
十月六日公生於漢陽之崇教坊柳夫人賢教
養有方生五年始就學十年學旣通能自力讀
書亦無他嗜好遊戲十三柳夫人歿其居喪毁

感一如成人明年贊成公聘宋夫人夫人父宋
公見之嘆曰他日童子必貴家當受厚報弱冠
文詞蔚然有聲白沙李相國恒福車太常天輅
皆許以為奇才二十七選司馬試明年四月贊
成公發李爾瞻已貴欲與之私相善久矣知公
居喪之節以為守禮之士非禮不可必加禮厚
奉給遂欲深結之也及光海政亂爾瞻用事日
久公絶之歸嶺南之居昌不復應舉以避世癸
亥 仁祖克大難收召才學士公以遺逸連為
高敞縣監慶尚都事皆不就明年以刑曹佐郎

爲木川縣監問民瘼修學敎邑稱治一年去歸
丙寅 上親試士公擢爲壯元遷在兩司丁卯
建奴東搶連陷安州平壤前年國家始行號牌
法寇至平壤民去號牌掛之城堞而皆散去時
公爲司書與文學金堉上疏言罷號牌以收人
心於是罷號牌法 上出幸江都令世子撫軍
湖外公從之奴旣約成而去公以持平上疏言
功臣縱橫不受命湖西節度使琳藉 先王之
陵以厚賂輕宥諫官尹煌以斥和忤 上旨吏
曹阿縱 上欲擬奏聞書狀仍罪狀姜弘立疏

奏遞持平戊辰以校理論崔鳴吉別廟之非為
養乞縣不報選入書堂辭又報復為持平先是
有大獄事連仁城君珙睦性善柳碩上疏言全
恩事大司憲金尚憲論以護逆以僚議不可引
避公啓 上曰昔在昏朝陷人必以護逆其時
尚憲仰屋竊嘆者久矣不意今者身自蹈之也
請遞尚憲玉堂請兩遞之 上特命某勿遞也
公尋引避乃遞辛未以獻納移吏曹佐郎尋陞
正郎以 章廟追尊事 上怒爭論者玉堂官
五人下理治之公上疏曰 殿下顯親之道不

幾於喪亡之轍乎臣嘗在玉堂斥追崇之論與諸臣無異請均被其罪不報尋改副校理與諸僚吳竱等上劄論典禮之非 上特出爲知禮縣監兩司爭論請留 上怒恐懼不復敢言玉堂猶論執不已上任之明年統制使鎬因括丁督責多無狀公棄歸因論 啓卒就理坐罷癸酉復爲吏曹正郎乙亥爲執義因洛水絶流大風拔木穆陵裕陵有變上疏言遊宴選後宮及營作事曰以 殿下之明聖獨不覺悟行之不疑豈天誘 殿下之衷終歸於亡國而後已歟

遆執義尋復為執義以監試不法論罷榜事、

上不聽大司憲金尚憲寢其 啓公引避玉堂

上劄遆之 上又特出為文川郡守副提學鄭

藴上劄諫曰 殿下以某為何人也其人篤行

孝友清苦自守又其文學博覽可以置左右備

顧問者也其可以一言過戇而遽示好惡之私

也 上從之拜軍器寺正以繡衣出湖南旣復

命 上曰某出入民間細知守令政治民生疾

苦諸御史不如丙子以司諫應 旨上封事言

王子田宅踰制 章陵殯殿事賞格無法仍及

左相洪瑞鳳受賂賣爵歷擧武人李大厦納馬事請因灾異黜墨相飭過從以為應天之實

上不納瑞鳳子命一與大厦上疏請問　上令政院召問之公對曰大厦納馬事不得諱於其鄉傳者非一人臣雖駑劣告引他人以證其言國朝二百年諫官無此事昔燈籠錦事唐介之風聞實如彥博猶且面斥　上前彥博拜謝而已未聞使其子自明也仁宗雖貶唐介亦未聞詰問也臣之所聞比唐介為尤切而瑞鳳之貪汚又不止受一馬而已因歷擧瑞鳳父子貪縱無

忌伏有大臣以為某已遞諫官王府事嚴可以
召問也遂下理同義禁閣馨男上疏言因諫官
國朝二百年未之有也　經筵官俞伯曾亦為
上言之　上曰因之者大臣也伯曾曰　殿下
何以從大臣之言也國人莫不憤憤言此事也
金尚憲上疏力攻伯曾仍言某既不直於瑞鳳
及其人在相位自疑見斥攄無實語欲一剃洞
貫云公實無不直於瑞鳳事也　上不答明日
教曰尚憲挾憾相毀其言之憤怒寒心吏曹判
書尚憲遞職伯曾亦遞　上已知公忠直無他

而瑞鳳以元功 上寵待之殊甚爲之寬假之
公亦不問而釋之丁丑南漢解圍廟堂以斥和
者十臣議罪以公嘗妄言詆廟堂亦在議中都
承旨李景奭啓 上曰此人善類亦以此罪此
人人心不服 上曰予亦以爲不可勿罪也戊
寅以司諫入謝 上引見文政殿言國家之耻
辱仍白 上曰人心或以爲朝廷與中國已絶
矣通信中國以示不忘之義 上曰事秘人莫
知也已先之矣爲養乞郡爲興海憂臣以爲某
勁直在朝廷則繩愆糾邪補益甚多不宜在外

上曰其情切矣可遣之時臺諫論劾金尚憲詐死沽名不從　上出城客有問之者公曰當車駕出城特立者鄭蘊金尚憲二人而已可褒不可罪也己卯謝歸居昌庚辰又以司諫上疏進疇務十策癸未差日本通信副使自釜山水陸行四千里至其國都既傳命大享使呈變幻淫巧奇怪百戲以私其喜心公不爲一顧也倭人心嚴憚之不復敢逞其淫技詃逮留館饋遺皆不受有日本記行闡白說還至釜山馬島主宗義成者頗巧險佃多不信公不色假辭受有

義義成心懟恚之因書契頗致毀言朝廷却之
既復　命賞遠使勞陞通政拜刑曹參議辭不
就尋爲金堤郡守大臣白　上令擇歷道內務
全州府尹其判官奇震興者素畏惡之陰愬於
方伯責以衙屬太濫公即去歸牙山上任才十
八日公有亡弟寡妻穉兒太夫人不忍離故公
請於朝以從以故云乙酉五月奔哭昭顯世子
拜大司諫上疏言生民之困瘁災異變怪近習
貨賂視朝倦怠事仍陳勸戒累千言　上深納
之以爲至論有內獄令灋官主治之又上疏曰

掖庭有獄始於漢時衰國之治宜付有司使政
刑出一以示大公無私之治又言淸宮禁絶貨
賂 上從之而遷拜大司成以母病歸尋特拜
刑曹參判移大司憲 上賜姜氏死公上二封
事一辭進階事也一姜氏不可賜死事也疏奏
遷大司憲尼山有上變事 上令出兵公卽入
京仍拜吏曹參判又以母病歸拜大提學仍爲
大司諫上疏辭之又言李應蓍趙錫胤事曰
殿下聽諫漸怠不惟怠而已抑制之摧折之寘
遂之自蔽耳目之聰明遷大司諫丁亥以都承

旨移大司諫未謝特拜刑曹判書上疏辭之因
陳時務請寬赦言事者李敬輿洪茂績沈㴽李
應著等以開言路尋改禮曹判書兼裁省事以
歲饑嘗請蠲民役以寬之　上令兼掌之蠲大
小煩費以便民還吏曹判書連辭不許恢公道
抑奔競申明守令薦擧法因冬月大雷白　上
曰昭顯三兒何大罪置之海島之中也請赦還
上不聽一日引見大臣大臣多言馨長為國盡
忠狀公曰馨長謂之彌縫國事則猶可謂之盡
忠則不可　上頷之曰此言是也馨長初以商

賈厚事命壽得操縱之勢縱横無忌憚巨室多
傾事之命壽本西邑官屬下賤俘儫徒以口舌
竊國陰事私婢於九王者也方今國之大事小
事命壽皆知之馨長實輸欵云其年北使來館
伴李行遠稱疾不出大臣白　上以公代之命
壽見公私問曰昭顯三兒安在九王欲取育之
公正色曰下國事上國何可預知而有此云云
也命壽累問累不荅命壽愠色而止不復言三
兒事矣命壽恒言恚怒公不已公聞之以為貽
患於國上疏請免文衡籌司之任命壽三兒之

問蓋已有竊知之者戊子遷左叅賛因引對言
鄭蘊耻不遂決死屛居深山之中自同頭陁苦
自苦以終其身其忠可賞又上疏言之不報毅
大司憲時南方大水上修省疏累千餘言己丑
五月 上有疾公掌內醫院事及大漸入侍而
上薨大臣引古事欲撰遺教公曰無遺命而撰
遺教不可既成服有 內旨為 大喪聚女巫
作祈禳之事謂之宮中古事公曰先王之法假
鬼神以疑衆者誅上疏斥之自點以罪免相公
卜相仍為吏曹判書李維泰者上疏詆斥二三

士類詆毁公尤甚公嘗在憲府論元斗杓樹黨
要權維泰執此攻擊云公一上疏遞吏曹 上
對群臣言維泰以此人爲小人非古人爲禮曹
判書其九月莅葬禮替禮虞卒哭辭遞大提學
爲左參贊以撰長陵誌石文進正憲庚寅北使
來以查問事爲言旣至會三公六卿·政院兩司
旣列坐饋以駱粱公獨不受也使者有慍色責
問前年·孝祭大行王無哭何也公曰事在五禮
儀使者無辭又曰謝表不及皇父王致吊何也
撰表者爲誰問承文院俞棨而方無職在外又

問撰表而先見表者爲誰公徐言曰大提學先見之以此爲咎哉且任之領議政李景奭以奏文事亦坐責命壽以使者意言令本國議罪而私使之安置白馬　上爲之厚賜之以資行且令沿道厚送之白馬在義州南山極高恒霧步日無霧則恒風四月寒氣如冬元斗杓使至燕狀啓言攝王於兩臣專言懷貳心叛我云及使還又言彼不但已也欲全之事危矣　上爲之泣下議遣使卞明又曰卞明兩臣無偏輕偏重適有使者來而卞明事已其勑書言修城集

兵原與倭無涉嵩與朕為難而無决語命壽言
大君使来則事解矣時大君還自燕才月餘日
矣 上必欲遣之而大君亦請行 上問邊上
苦寒厚賜之十一月貞敬八人卒右相李時白
白 上令有司賜賻物本道成葬埋之禮從月
大君使還許兩臣放還而永不叙用 上又厚
賜之曰聞北京先報喜不可言公既還上疏自
言誤事貽國之辱又言西土人心風俗薦士二
人鄭麟壽韓翼文皆以才行聞者也 上令以
軍職在都下而公乞歸田里以修史事召之公

辭以清人責言未已應　旨上疏言時事仍及
魯陵六臣旌表事鄭蘊賜謚事癸巳乞養爲淮
陽明年春遊楓嶽仍謝歸冬圻内腥霧四塞上
疏曰自金弘郁下獄死君道日亢國事日非災
異日見人心日離忠言讜論絶影於　殿下之
庭　上曰忠君憂國老而彌篤乙未公已七十
以耆老　上令本道賜米肉至明年春又賜之
及秋又賜月俸公辭不受疏十上　上終不許
領敦寧金堉上劄言災異　上怒恐懼不知所
出公上疏諫仍進養心之戒　上曰處默訥不

忘諫忠臣義也丁酉上疏言尹根壽鄭經世論議事請寬赦洗大多俞棨之罪戊戌秋耆老所有五老會領議政金堉七十九判中樞尹坰九十二海恩君尹覆之八十公七十三判書吳竣七十二公又上疏辭月俸仍進淸心寡欲之戒己亥五月 上登遐公入臨既成服而歸 命製謚冊文進崇政冬乞致仕下吏曹判書宋浚言沮之庚子大饑上疏言賑饑事進層隆荒政考請免月俸不許辛丑拜判中樞辭不許以製太王太后玉冊文召之時大旱 上避正殿理

寃獄下教求言公上疏辭之仍言尹善道事曰善道之罪何罪也善道以宗統嫡統爲 孝廟左袒也當善道獻疏之日誰爲 殿下進焚疏之策也髙麗恭愍王焚李存吾之疏光海焚鄭蘊之疏恭愍光海非亡國之主乎今日廷臣其自許不淺淺而不以堯舜之道導 殿下反以亡國之轍引 殿下何也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承旨南龍翼先 啓以講張儀憐邈上意令 上不納而三司爭起而攻之請削官黜之 上命罷職而已領相鄭太和曰某處欺

詗斥縣無損於其身有損於國也左相沈之源曰某以三朝老臣　上下教求言而以言事得罪此亡國之事也尹飛卿郭之欽等媚事用事者爭以攻擊爲功三司論以遠竄者自四月至六月　上終不聽甲辰始有敍用之命乙巳公八十執義吳始壽白　上有加資月俸之命進崇祿於是三司攻擊復起公上疏力辭月俸三上疏　上乃許之戊申有曾爲侍從者其父母年七十以上者皆賜物或加資之命男咸鳳爲司諫院以啟加輔國秋入白雲山欲仍遊獻

[illegible]右至文巖入山三日間　上有溫泉之喜
[illegible]遂明年二月四日公卒春秋八十四襲用深
[illegible]幅巾殯於外寢之中堂訃聞　上不視朝莅
[illegible]二日其四月葬于先壠北十里鹿門東麓向
向之原貞敬夫人金氏籍安東國初左政丞士
衡之九世孫兩吏曹判書瓚之女也婉順謹飭
言不出閨門之外事舅姑庭無間言五十年不
喜誇矜後靡公通顯於朝貴踰孔卿女謁不行
苞苴不近公祿之日內相之道無愧於古人云
夫人生於萬曆十二年某月某日卒於我　孝

宗元年某月某日春秋六十七初葬於先壠之
傍至是乃合葬夫人三女一男三壻衛率李維
楨正郎李敦臨生員李井徵男正言崴鳳威鳳
再娶而生四女三男長女前妻出而壻士人李
允迪次士人姜鋧餘幼男九輅九畹九疇李維
楨七男二女男蓍蒲蘅茂蕡葳蕆壻趙始大金
綮背士人李敦臨三男一女男后定后平后昌
后定生員壻士人李師聖李井徵二男一女男
溥潞壻生員沈柱內外子孫三世六十餘人公
簡靜燕居若齋一不以事物經心不喜聲色玩

好沉潛經術於勢利泊然無所動不言不笑端
坐終日不見惰容雅言孝悌節行詩書禮義讀
天下書學愽而見益高其出言行事非古人一不
爲論文學以爲秦漢以来太史公昌黎鳳洲最
大家其文章深奥勁切卒澤於道德仁義蒼然
有古作者遺風筆法尚右軍魯公亦勁古有法
蓋皆出於心成於藝者然也教家重恩義嚴内
外臨下威而恕簡而不煩使人人自安乎生敦
厚樂善尚禮讓篤於人倫事父母安其寢處樂
其心志必承意順適顔色不怠贊成公發毀齊

不形哭無常聲既葬不脫經帶飯蔬食守塚三
年賛成公疾病索柹以過節不得進終其身不
忍食柹宋夫人年高自公貴顯榮養四十年而
歿公亦八十衣衰麻即位哭居喪之禮以敬爲
上祭祀非有疾病不許代祭代祭則必晨起盥
漱衣服冠而坐以待卒事齊戒必愼將事必嚴
有穉弱弟絿於賛成公爲遺腹子也公撫育之
亦不以愛而教弛絿少有才學不幸早殀又其
子威明幼孫公敎之如視子令登第爲某官事
君務大體好犯顔直諫每奏事既退未嘗與子

弟言其事以直道不容於朝通籍四十餘年立朝僅七八年 其處患難窮厄雍容閒暇略無幾微見於色詞嘗掌銓選秉心公正薦進賢良門無私謁出爲州郡好清靜一以興教化善風俗爲務官位已盛田園第宅無一增益妻子不免饑寒 孝宗特賜月俸力辭不已以無職食上爲恥自灣上歸屛居田里名其廬曰寬居樂山澤之遊白鷺洲三釜落禾積淵白雲洞皆其遊賞處云 上禮遇益隆思欲復用而終不起每聞灾異闕失必盡言不避忌諱善乎其孫潔之

操方剛之氣出天之孝貫日之忠善始善終之
學難進易退之節皭然出於泥滓之外能使頑
夫恥懦夫立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谷口有
溪潭曰卧龍潭自號曰龍洲寬居靜對錦桂山
亦曰桂峯老人有遺文十卷其銘曰
敦厚禮讓惟孝惟友以篤親仁奉君無私秉心
貞白不緇不磷博文古雅本之道德緣以典墳
忠言直道可表百代名立德尊不忮不求好德
康寧彌年壽考善始善終積仁累義天道之報
辛亥仲春之月傍死魄二山孔巖許穆撰

權判書墓碑

公諱繒字雲卿姓權氏高麗太師幸之後而我
國初名儒文忠公近之八世孫也曾大父軾重
林道察訪大父悰錦山郡守壬辰之亂列郡皆
潰而公獨不去死於官守　上賢之　贈某官
命錄其子孫以故父晛除　恭陵祭奉早世母
慶州李氏義禁府都事希參之女也隆慶六年
四月二十五日公生生而狀貌瑰偉自爲兒戲
嬉傑然無數數態度萬曆二十五年　上幸太
學取士公登乙科及第補成均學諭時公二十

六遷都堂司錄明年爲承政院注書時兵革未
定天下兵皆集京城　上與文武大臣議事公
在　上前長於記事莫不曰能其十月改春坊
說書纍轉司諫院正言後年由騎省正郎復爲
正言入玉堂爲副修撰修撰當路忌之斥爲慶
尚都事後尋爲秋官正郎復出爲三南道海運
判官當大亂抳蕩之後撫懷不怠漕戶大蘇入
爲司憲府掌令尋陞執義知製　教癸卯復入
玉堂爲校理甲辰以校理改成均直講時量諸
道田選才能剛果明於吏事者爲御史分遣之

公出湖南善於鉤隱燭奸能得吏民姦稱得人
乙巳夏復為副校理忤時議從散班出為大同
道察訪罷數年不復官矣戊申拜司䆃寺正其
二月光海君立於是有臨海君事以治獄問事
例陞通政為衛將己酉拜慶州府尹為不悅者
所劾罷秋為敦寧府都正庚戌為襄陽問高年
勸農桑鍊戎卒邑大治體相李公恒福巡行東
界褒以治行第一又為用事者所劾去壬子為
工曹叅議以戊申治獄策功公在三等拜同副
承旨時均諸道田以公嘗為御史湖南量田無

兵將差湖左均田使治奸猾吏徒土豪於邊民
大悅右族多罪之癸丑還爲右承旨時有永昌
獄起獄事滋蔓延興家既族滅而 大妃弟金
璫以童稚當刑公以法爭之仍上疏言寬刑罰
釋冤枉以迎天和公居銓直三年以久勞陞嘉
善辭曰以列卿比同參下小官積資考格不可
仍乞歸養不許時廢三母妃議起草野生趙還
上疏言倫紀事得罪鄭仁弘上劄罪狀還以爲
賊當誅公曰還不可謂賊不納兩司交論削奪
官爵斥黜一年既冊翼社功會盟新舊功臣公

例陞正憲出為水原明年咸鏡道觀察使缺時
北虜藏蹤窺邊朝廷患之以為非某莫可任
者特遣公首奬廉謹勤職吏黜貪汚不循法尤
甚者以肅列邑以客兵達戍衣糧不繼將有變
撫循塞卒條上方略戊午持承重喪既三年拜
判尹尋遷左參贊壬戌監軍梁之垣來見而賢
之請崇用特陞崇政癸亥春為兵曹判書時李
爾瞻權勢日盛自三公以下恭事之恐不及公
於朝會一揖之外不與交私語元元不為婾婀
取媚狀當路者共為指目譖詆論劾不已公亦

上疏乞免見國事日非既力不可救懍慨寧欲
一言得罪念太夫人臨年縱不果常嘿嘿不怡
心恨之及　仁祖克大難在位者多亡逃散亂
無所定舉義諸將陳兵衛　上而已金公瑬洪
公瑞鳳相謂曰某多智請鍊體要白　上召真
計事公至則召諸衛兵守　闕封府庫具法駕
奉　上迎太妃於西宮曉諭衛坊人心乃定在
列者莫敢一言肅然畏懼之既而三上疏遞兵
曹時盡罷光海諸功臣公降受正憲行義興衛
上護軍功臣等多庸人崛起畏惡公賢能又以

私憾積怨於公者元功數家相與謀曰非冤獄
難以動 上意乃曰癸丑之獄無罪者誣服某
實主之又以飛語相傳曰延興賜死某以私怨
辱之欲感怒 太妃家令助言爲禍鄭公疇聞
之曰吾與某同在政院知終始事莫我若金瑄
之死某以爲刑不及童子以法爭死刑當時耳
目皆在不可誣也延興之死同僚皆避而獨某
與我啓慰 慈殿我既罷某又以趙還事得罪
辱延興者其時郎吏一人之言而逈陷人若是
耶功臣等私謂曰縛虎不可不急陰嗾論事者

問之梁山海上鄭公咄咄歎曰永昌之死某
泣言其無罪今反受竄殛之譖耶自黜令其客
厯察嶺南臨行陰與謀送之客後從振武原從
追爵領議政閔聖徽者也未久李适叛功臣等
大懼所忌者皆殺之為公謀益急而徽見人
心大亂故待之以觀變聞适敗死急令傍邑太
守慶曄圖之或言曰某與倭通叛形已具云或
知其謀急告曰馳走　行在所可得免也公曰
死命也適足為奸人藉口耳不動居無何果有
傍郡兵急至公曰君有命固不辭死願見　上

旨㸦無以應促召兵遂遇害二月十八日年五
十三人心莫不寃之鄭公為大司憲曰某重臣
一朝以曖昧得罪亦已寃矣藩臣擅殺而不問
將何所用法也力論之旣下理功臣等反以為
功多而 上猶黙之尋復顯用也其四月十三
日甲午歸葬抱川權氏族葬公嚴重寡言善於
論事遇事生風不以辭色假人平生多抑厄戊
中以後又不合於時議官雖貴實無上下之交
也惟相國朴承宗深知其才能推挽之不已卒
為小人所制至於窮抑心畏忌雖親戚之私亦

不通書來往卒不葬至此梁山父老至今垂涕
淚言之其銘曰
子奢之疾刃父之張魁方抑尼長大媒殃睛合
嵲屼羅此不祥盜殺無忌威福易常逾人尚制
漸不可長刻之山石以雪泉壤
前夫人青松沈氏成均生員蓉之女早卒無子
後夫人豐山沈氏僉知中樞日就之女而右議
政致仕守慶之孫也十九歸權氏公既喪前夫
人有妾媵數人色不忤言不愠謹修婦道祖姑
林夫人既年高又太夫人在堂事之一以順適

為心癸祀必誠宗族必睦門庭之内嚴而主恩
過則教之改則忘其過癸亥梁山時夫人從之
及公遇害夫人欲同死以殉而念死無以暴冤
而讐不雪斷其指置之棺斂之内及葬又如之
納之壙中曰以代下從日守 闕訟寃累月不
去行路皆涕泣自黠沮不上聞既無可奈何廬
於墓下冬不絮寢不席啜粥哭既三年猶食蔬
食寢薦夜則號天日出則視日後十二年 上
釋其無罪命復其官澂公瑞鳳實白 上也自
黠卒以大逆族誅聖徽又使燕死於道而不返

子孫皆死絶祀無後也夫人平生以不得同死
常恨於心夫人八十七二月十八日歿其四月
十三日甲午祔葬公被害後四十八年夫人歿
之日同葬之日甲子又同可謂天道之感也夫
人又無子〻以從二〻脩為後公死之時脩才七歲
夫人日夜泣血求死而猶必擇師勸學脩以才
行發聞公復官之十年脩擧進士後十九年登
乙科第一人及第以棄官出為安山時夫人歿

記言卷之四十終

